

吳清聖的山林生活

Written by 蔡日興 20130715

吳清聖是山林八的主編，但多數山社的人也只知道他是山林八的主編。或許，有部分的人知道他在白石傳說中留下一首很長的新詩「山客」，或有人會注意到山社四十年的刊物中，提到他因白血病於2003年1月過世。但他的山林生活為何？他是基於什麼動機去寫出這首詩？也許我不是最適合詮釋這件事的人，但既然我憶起了這件事，那就由我開始講吧。

「山客」一

山路伸出光影
擰緊我的足跡
軀體是把濕透的柴
滋滋呼呼 喘著
悠悠裊裊 泣著
肌肉燃燒的溫度
只有肌肉自己聽到
只有肌肉自己知道
在烈日凌空下
自得其樂的背叛
像是莫名其妙的坑洞失足
像是莫名其來的力氣站起
一步一趨畫著地圖
只為了用山徑思考
那亙古流傳的謎語
「人為什麼
要爬到那麼高的地方？」

第一次看到清聖，是高三時在建中青年(建國中學校刊)的辦公室，他小我一屆，是那屆建青的核心人物之一。建青的人一向有著超越十萬分之一的獨特，看了三年建青之後，我的偏見是你若沒本事把馬克思的唯物論看完，你就無法聽懂他們的語言。看到冥王星人，快閃，這就是清聖給我的錯誤第一印象。再見到清聖，已是在台大登山社，他一入社很快就被鎖定為編刊物的不二人選，終於我們能以地球人對地球人的方式開始交談。

「山客」二

那患了猩紅熱的阿波羅
烘熟了
月夜的溫存 閃亮的星子
和一群
冷漠的野禽

在客觀地注視
一火熊熊的祭典
關於我們一頓飽足之後的囁語
牠們絲絲地竊笑
那些流浪在山裡的傳說
牠們嚴肅地走告
「曾經
神寫好了的啟示錄
一頁一頁
褶曲在這島上
後來
祂怒了
將翻動古老的預言
懲罰那些 撕毀
祂綠色書皮的人」

講到清聖就不得不提一下他在編書方面的建青好友馬世芳(著名廣播人陶曉清之子)，還有他們一起編的一些書籍如「1975-1993 台灣流行音樂百張最佳專輯」，我想這些才是清聖最留名的作品。這部分和登山沒什麼關係，但我特別提它，是想點出一件事，清聖的興趣主要還是在詩文之上，他在山社一直是比較邊陲，比較旁觀者的角色。當年我們把山林八這一本說了好幾年一直編不出來的刊物丟給他，說實在是個很不公平的負荷。但他還是把它完成了。這是他對山社的重大貢獻。而他留給岳界的經典之作，我想就是山客這首新詩。

「山客」三

他在每座山頭
尋找他的名字
因而擁有了了一個又一個的故事
那些寫在落葉上的
踩過時會有漆漆擦擦的回音
那些飄在水裡的
嘩啦嘩啦
嘩很久
啞著他的名字
「真好」 我想
悄悄放一只斷線的風箏
寫了我的名字

我猜這段是在講台大登山社的勘察文化，尤其是競逐首登的那部分。清聖有幅中等身材，偏白的膚色，有點雀斑，看來是日照不足的。他戴著一副大眼鏡，雖然也愛笑，但笑起來有些靦腆，不是很開，有時看來反而還有點憂鬱，總結就是文青模樣。這種形象在山社老實說不太討喜。山社

的人往往喜歡找豪邁的，活潑的，還有看來吃苦耐勞的這幾類的學弟妹當徒弟，清聖的形象就不是大家會積極拉攏的那一型。雖然他也想維持旁觀，但他看著我們山社的人老是在講這些山上犯賤的事，他還是會想知道那是什麼滋味呀！

「山客」四 登頂

某種靜止
某種裂動
隱大塊真理鈎然羅列
蘊生之本質流沛其中
昂然狂嘯
穆然佇立
他與她的影子
皆悄悄聽見

我不知道這段是否由南二子山登頂的事所觸發，當時這些幻燈片應該在群聚播放過。也許這讓清聖立下了決心要參與中嚮。（但也許是我想太多，這可能只是詩的架構需要某些對比而已。）我一直沒有問過清聖我猜得對不對。而我現在已經沒有機會知道答案了。

「山客」五

每個人心裡
都有一座山
可以趁他們不在時
去流浪
我每天都要爬上幾尺
踩斷幾根枝桠
然後拿下眼鏡
俯瞰在紅光綠影中
窸窣娑娑的我
再遠遠眺望
旁人心裡的那座山

清聖的言談是非常溫的。他不是會強勢主導會談的那種人，多數時候，他就像個安靜的傾聽者，你只看到他掛著微笑，默默地注視著大家。有時我覺得這樣的人太憂鬱了。但隨著年紀增長，我也才慢慢理解，這樣的人心中還是會波濤洶湧的，只是他們選擇不用話語來表示。清聖他選用的工具是詩，而且一出手，他就直接點出大家心裡最深最難解釋的感覺，只需要短短幾行字。

「山客」六

我們一起爬山
也爬你心中的山
你說你不喜歡路標

我便憂慮地駐足
東張西望了好幾輪鏽蝕的月
和淙淙淙無言的流
後來我們在山裡唱歌
我才聽到
你的山裡不需要路標

我猜這段也是在講台大登山社的勘察文化。在當年巒潭事件的陰影猶存，小毛的阿基里斯腱被掃到，萬大北溪墜落，海岸山脈遲歸，真的年年沒有太平年。當時要加入這樣一個有點瘋過頭的社團，確實是需要勇氣。清聖應該是猶豫了非常久，才決定參加中嚮。但他也藉著自己的故事，講出了當時山社所有邊緣人的心路歷程。這段最後這三句，之後幾乎成為勘察活動最好的 slogan。

「山客」七

那邊的山
沒有樹
那邊的河
沒有水
那邊的人
還有沒有腳步
從前
他們歡呼著福爾摩莎
後來
他們用怪手攀登
用鋸子敲她的背脊
那些山 不想跑
那些河 沒空吵
那些人 就背大背包去尋找
他們痛成現在的樣子

我猜這段是在講 81 年中嚮的巴沙灣牡丹岩一隊。當時清聖已經大二要升大三，以社內的習慣是不喜歡收這樣的學員的，因為他們能回饋山社的時間就少了一年。但剛好我從大一時就聽小巫學長抱怨他中嚮被別群選去，結果一路被唸的不愉快回憶，所以我從一開始就非常痛惡這種專硬搶體能好學員的壞習慣。當我們自己成為中嚮輔導員，我和家弘就商量好要反其道而行，我們專挑別人不挑的山社邊緣人。挑中清聖後來成為我倆在山社做的最對的一件事。沒有挑他來走這條路線，也許就沒有這首可以傳頌岳界數十年的詩。當然也不會有那段關於巴沙灣谷的經典描述（註一）。

「山客」八 舊社遺跡

灰駁的石基上 像錯置的舞台
閃過許多的影子
那是他們的影子
還是我們的影子？
是誰模了糊
找不到原來的拓印者
偶而有些愛愛的回音
受過平地人的欺凌
卻記得祖先的尊嚴
終將把這個族最後的記憶
丟給茅草去掩蓋
從此只在報紙的社會版中
被活生生的撞見
在詩人的吟哦中
被原罪式地呈現
在擁塞的街頭上
靜靜流失的祭儀裡
求取最後一點名字

我猜這段是在講山上被茅草覆蓋的舊部落，但我不知道有沒有特定的對象。清聖這個段落點出了山社在勘察時代的人很重要一個特徵，那就是對原住民文化特別的關注。這是我們在追逐「功名」之餘，精神上僅有的一點昇華。

清聖在中嚮圓夢之後，又回到了原本的位子。我們的登山生活就只有這短短數天的交集。幾年後，大成發起白石傳說的編撰，清聖淡淡地告訴我們他曾經寫了一首關於山的詩。我們拿到一看，每個人的下巴幾乎都要掉下來。這首詩可以讓這本書的重量加倍，而他卻是如此平淡地問我們要不要用。

後來這些年，岳界出了些怪才把花蓮所有的基點都登了一次。回頭看看我們當年寫的書，會覺得有些心虛。我們當年的努力也才如此，哪裡值得被後人提出來講呢？我們後來得到一個結論。台大的人也許爬山不怎麼厲害，但厲害在會把它整理出一本書。而書裡總是要有幾個文筆極佳的鬼才來壓陣，白石傳說這裡面的壓陣大將軍，無疑就是清聖的這首新詩了。清聖不是在山上砍路的悍將，但他的輕輕一筆，卻能觸動每個人的內心。跟那些沒什麼過人的投入，卻老愛吹噓自己爬山時多強悍的人比起來，究竟誰的力量大些呢？

最後一次見到清聖，是在手術的前夕，我們一群人去桃園看他。那時感覺他比以往更開朗，笑得

更燦爛，他告訴我們有 30% 的機率，我覺得他已經完全準備好要爬上這座山峰了。後來聽到他過世的消息讓我有些錯愕，我完全沒有準備。

「山客」九

歲月已不知覺鬆散成一座山脊
我們用歌聲告訴你無需路標的小徑
那遠近的峰巒一一崩毀
埋成喜悅與悲傷後又站起
而我從稜線的另一側翻越而來
望著你廣袤無垠的肌理
難以猜測
你的胸膛是否還有餘裕
容得下杜鵑花盛開以來
我所無法了解的事
仍舊倒空我的背包
將陽光和空氣打包帶回
偷偷咀嚼
生命中沒人發覺的大山大河
與落葉之背面
在舉足踏下的瞬間肯定中
無言之坦然

我猜這段的「杜鵑花盛開以來」還是在影射他參與的巴沙灣牡丹岩一隊，那時杜鵑正在能高山脊四處盛開。但這整段文字的時空和情感，早已不再侷限於任何一人任何一隊。每一個用心去爬山的人，都會在其中感受到自己與山的關係。這是整首詩我最喜歡的一段，這中間所蘊含的細微情感，我從來沒有辦法找到任何其他方式來表達，就算是花上好幾小時來詮釋，也總是還有遺漏。在這裡，我們見證了文字的魔力，那位魔術師就是早逝的吳清聖。謝謝你，清聖，謝謝你曾與我們同行。

註一 世新的唐豪(唐牛)也是個文筆非常好的人，但他在巴沙灣谷的紀錄中，也是選擇原封不動引出清聖的這段文字，這也許算是文人對文人的尊敬吧。

走入巴沙灣谷的我們，卻被眼前的美麗給愣住了。說「美麗」並不精確，那是種突然展現在眼前的「心曠神怡」，彷彿一隻山豬跑到你的面前（就像「挪威的森林」裡春天的小熊那樣），牠向你說：「午安，先生，和我一起草地上滾來滾去，好不好？」你一定會不由自主和牠快樂地擁抱，滾過整片綠色的巴沙灣谷地，滾過牠上星期洗澡的水坑。

有些文學底子厚的人常習慣大量地引用古文堆砌，但清聖沒有用任何一個艱澀的字眼，卻讓人找不出更適當的描述。這就是清聖的風格，優美精準卻毫不炫技。